

观察

# 空手而归的感慨

周广生

亚历山大是欧洲一位颇负盛名的伟大国王。他一生不但打了很多胜仗，而且还占领了大片土地，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无数的财富。然而，在一次打了胜仗返回的途中，他却得了不治之症。于是，他召集将士宣布了自己的最后三个遗愿：一是我的棺材必须由我的医师独自运回去；二是当我的棺材运向坟墓时，通往墓园的道路要撒满我宝库里的金子、银子和宝石；三是将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

人们不禁会问，一生为了财富和名利征战的亚历山大为何在自己临终时要这么做呢？聚集在他身边的许多人都感到好奇，但没人敢问。最后，还是一位亚历山大最喜爱的将军先吻了他的手，尔后说：“陛下，我们一定会按您的吩咐去做，但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亚历山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想

要世人明白我刚刚学到的三个教训。我让医师运载我的棺材，是要人们意识到医生不可能真正地治疗人们的任何疾病。面对死亡他们也无能为力。希望人们能够懂得珍爱生命。第二个遗愿是告诉人们不要像我一样追求金钱，我花费了一生去追求财富，但很多时候是在浪费时间。第三个遗愿是希望人们明白我是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且我空着手离开了这个世界。”说完他便闭上了眼睛。

谁能想到，一个曾胸怀雄才大略，并已获得国王地位，而且在已经拥有了无价的财富，在他将要辞世的时候竟向大家抛出了这样三条警醒世人的话语，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和无限感慨。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一定不要自己糟蹋自己。国王未必比平民寿命长，平民也未必比国王寿命短。最重要的，

一个人能不能健康长寿，关键是取决于自己。要懂得珍惜生命，需要掌握生命的科学知识和健康知识，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而不是迷信医生，更不能与自然作对，无谓的无度地自己损耗自己，折磨自己，摧残自己。想想看，我们不少人之所以整日精神压力过大，无谓地为名为利做超越自己现实与可能的事，使自己思想上始终轻松不下来，严重影响了的身心健康，这不就是在自己损耗、折磨、摧残自己吗？这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有限生命吗？

金钱财富是宝贵的，但人不能终生为金钱和财富拼命不要命。金钱和财富对人类来说具有两重性。其一，世人谁也离不开金钱和财富，没有必要的财富，人一无所有，难以立身，难以干成事业，有了财富才能立身做事。但并不是说一个人占有的财富越多越好，财富多了才能成事，财富少了就不能成事。其二，金钱和财富既能毁人，又能毁事。也就是讲，一个人财富占有的太多了时，未必能成事，很可能还要被金钱财富所累、所害、所毁。古人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太片面了，不是两分法。自古以来，世间大多数人表现的确爱财，但并没有为财而死，而是利用财富，不但让自己

生活上有保障，而且还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养育了更多的人，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而鸟呢，也并没有一个为食而亡，同样也是有效地进行了繁衍后代，万事万物不断派生，不断发展。亚历山大之所以让人们在他死后把他生前的金银财宝撒满墓园的道路，一是向世人证实他一生曾获取了大量的财富，他为获取这些财富付出了太多太多，甚至生命；二是告诫世人，人不要贪财，不要透支自己的生命去占有不该占有的财富；三是世上的财富本来就是大家的共有财产，而千万不能想着都据为己有；四是人的生命与金钱财富相比，生命是第一位的，而不能人为地搞颠倒了。

人生应该淡泊名利，否则，将遗憾终身。亚历山大虽然一生掠夺了大片土地和大量金钱，并且为名利和金钱所累，但他最后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让后人敬仰。假如他在临终之前不是向世人昭示：“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我空着手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是把财富视为己有，留给自己的亲眷，那他就显得渺小很多了。如果这样做，就不能赢得民心，就有可能造成抢夺和占有他的财富而发生新的征战，互相残杀，危害社会。

丁亥之夏，一个感人肺腑的佳话像春风插上翅膀传遍神州：在惊心动魄的“6·15”广东九江大桥坍塌中，两位操着河南口音的老汉不顾生命危险舍身拦车，致使七八辆汽车在断桥边缘紧急刹车，20多人幸免于难，而当时他俩险些被司机当成“劫匪”。

于生死攸关的断桥边缘，他们虽然慌乱，但人性中潜在的正义和善良却令他们作出最佳选择：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不能让同胞靠近死亡。他们拯救的不啻是8辆汽车，更是8个家庭——甚至还是当今社会极其欠缺的侠肝义胆与古道热肠，这是何等高尚和伟大的浩然正气！



毡房曲(国画)

娜乌拉

新书架

## 《我们在西藏长大》

枝子

这是一部反映上世纪60年代郑州青年奔赴西藏高原边陲的纪实文集。作者中有工人，有教师，有医生，也有干部，他们虽然职业不同，笔下的故事却都晨露般的朴实无华，纯真透明。

1966年，233位郑州青年离开家乡，告别了父母和亲人，踏上了千里迢迢的西藏高原。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大的不过20出头。十几岁的城市娃娃，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穿着普通的棉大衣，挤在为驻藏部队运给养的卡车里，坐在大米麻袋上，一路风餐露宿，一路高寒缺氧，竟然登上了世界屋脊。

20世纪中叶，西藏发生了三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1951年，西藏

实现和平解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旧西藏的农奴制度。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正式确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而时间在这里好像倒流，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郑州支边青年，就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走进刚刚脱离农奴制社会的西藏，被分到西藏军区生产部下属的两个农场，屯垦戍边，参加边疆建设。他们从文化发达的繁华城市来到荒僻的西藏边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环境气候恶劣，工作繁重单调。过早的劳动，使他们经历了同龄人所未有过的历练，也造就了他们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敢于担重的品格。

这是一段从未有人写过的历史足迹，是一本献给祖国昨天今天明天拓荒者的书。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商都 钟鼓

## 断桥上的的人性之光

马承钧

两位老人叫王文田、谢风运，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农民，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以收购废品为生。6月15日凌晨4时多，他们驾驶小货车由顺德去鹤山送货，行至九江大桥中央时突遇坍塌——他们的车离大桥断裂处不足6米！惊慌中，他们没有倒车逃命，却是冲到路中央挥臂双手大声疾呼拦截飞驰而来的车辆，制止了一连串车毁人亡的连环惨剧。拦车救人成功后，他们赶紧调转头向桥头收费站报警，这才绕道40公里送货去了。事后有记者问他们何以冒死拦车，惊魂未定的老人说：“当时什么都没想，俺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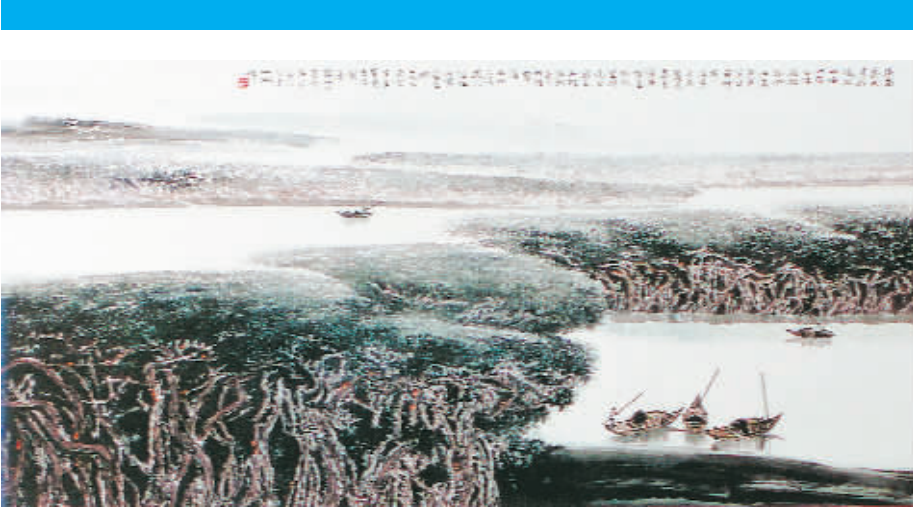
6月20日广州日报记者经周密调查和采访核实，率先推出《河南老人九江断桥边舍身拦车，避免更多伤亡》的重磅新闻，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90多家媒体和新闻网站纷纷转载，河南老乡拦车救人成为丁亥之夏感动全国的热词话题，各路记者还纷纷南下广东进行后续报道。

两位河南老汉于大雾之夜在千里之外的义举、壮举，让我们看到普通人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它像太阳一样在瞬间喷薄而出。他们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文化不高，突然置身

连日来，豫粤两地有关部门和许多陌生人自发前往探望、表彰两位河南老汉，还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收入不高的他们却总是婉言谢绝，或者将慰问金转送给需要救助的人，他们说：“俺也没做什么，那点多事都是应该的。”淳朴憨厚的语言，一如他们淳朴憨厚的外表，这种大爱之美，与某些对同胞生命财产漠不关心或者沽名钓誉热衷于“炒作”、“作秀”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壤之别。难怪许多网民纷纷留言说：“向两位河南老人表示敬意！”今年的“感动中国”应该有他们的名字！”

“过去我认为这个社会缺乏温情，河南人的壮举让我看到世上好人很多！”“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祝好人一生平安！”……相信这是国人的肺腑之言。

面对闪耀在断桥上的的人性之光，我们激情难耐，心驰神往，真想写一首美丽的诗予以礼赞，可惜再美的妙笔也难以彰显其高貴魅力于万一。只好借用两位中外哲人的箴言表达我此刻的心境——其一乃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其二为雨果所言：“比大海更宏伟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壮丽的是人性！”



红林春早(国画)

悟一明

文苑 摘英

## 白居易的咏郑诗

李济通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出生于我市新郑东郭村。在这里，他度过了充满憧憬的童年，后随父迁徙苏北、江南等地。其间在郑生活尽管只有短短的十二年，但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仅从他有关郑州的几首诗作中，即可窥其一斑。

唐文宗李昂太和元年(827年)，白居易路过郑州。因当时郑县、新郑隶属荥阳郡，他怀着对出生故地的眷恋之情，写下了《宿荥阳》一诗。他在诗中写道：“生长在荥阳，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载，复到荥阳宿。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儿戏时，宛然犹在目。但岁月如织，人世沧桑，已是物异人非。只有那淙淙之水，碧绿清澈，依然奔流，其家乡情结，跃然纸上，感人肺腑。

在同时期写下的另一首《经溱洧》诗中，作者吟咏道：“落日驻行骑，沉吟怀古情。郑风变已尽，溱洧至今清。不见士与女，亦无芍药名。”作者面对落日，驻马嗟叹，以自己对比出生地的怀念之情，深感郑地风情已变，如今是既没有亲朋故友，也没有鲜花相伴的郁闷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首《晚秋有怀郑中旧隐》诗，为白病中所作。诗曰：“天高气飒，乡思绕关河。寥落归山梦，殷勤采蕨歌。病添心寂寂，人鬓蹉跎。晚蝉蝉鸣，秋阶日上多。长间羨云鹤，久别愧烟萝。其奈丹墀上，君恩未报何？”把一个游子思乡的幽情，因为官经年，报效朝廷而不能抒发、难以梦圆，愿化作一只云鹤，飞向久别的关河的心境，描写的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让人感叹不已。

此外，尚有《哭孔戣》、《河阴夜泊忆微之》二诗。虽然诗人写的是同时代“非义不可干”的孔戣和诗友元稹，但都与郑州不无关系。它们分别涉及郑州的邙山(孔戣死后，葬在今我市黄河游览区之岳山)和荥阳(河阴)。如“彤骸随众人，殓葬北邙山”(《哭孔戣》)，“万里月明同此夜，黄河东面海西头”(《河阴夜泊忆微之》)等句，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刘庄，这是以姓氏与方位命名的村名，现为管城区紫荆山南路办事处，南五里堡社区的一个居民组，这里早已成为都市里的村庄。

相传，在明朝大迁民时，有刘姓人家最早在此定居，村名叫刘家庄。在清末和民初年间，村民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做凉粉生意，附近村民为区别于其他的刘姓村，多称该

外乡人顿时来了兴头，指手画脚信口说道：“三岗夹一洼，如银河繁星落下，一代人王帝主，出此百姓人家，32把宝剑，当为护航保驾……”说到这里，外乡人停住不说了。村人急着想听下文，可外乡人作出口干舌燥的表情。村人意识到他的用意，忙领到家中招待一番，并请来几位村人作陪，目的是还想听听外乡人说出个

郑州地理

## 北刘庄与三岗夹一洼

连德林

村为“凉粉刘”。1913年编绘出版的《郑县七区总图》，就标该该村为凉粉刘。建国后，在地名普查时，因一个公社内有两个刘庄，复于更名。根据该村位于同名刘庄之北，经郑州市地名办公室下文，更名为北刘庄。1980年《郑州市郊区地图》和1990年《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地图》，均标注该村为北刘庄。

在村外的东北方向，原来有三个大沙岗，中间夹有一条通往外村的小路，村民称其为“三岗夹一洼”。这三岗一洼的地形，是自然形成的，作为世代为农的村民来说，谁也没理会它有何奇特。一年，有个自称是赶风水的老乡人来到这里，围着三岗一洼转了好几圈，还不时停下来，一会儿低头沉思，一会儿又默默自语。此人的举动被村上一个多事的人发现，好奇地上前询问。

结果。吃饱喝足的外乡人长叹一声：“唉！可惜风水破坏，已无挽回办法。”村人听了这么一句扫兴的结局，就再三追问，可有补救之法？但他只是摇头不语。村人都说这是江湖骗子们惯用的手法。

此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也有人信以为真，认为风水宝地被破坏，应归罪于早年的兵荒马乱。但村里也有人自信地说，村外人的话没有落空，早年间外乡人叫凉粉刘，家家卖凉粉，这切凉粉的刀何止32把，庄上的贫苦人家不就是靠卖凉粉慢慢发起来的吗？说到人凉粉王，村人也有个说法，早年村上出了个远近闻名唱红脸的演员，演过不少帝王戏。就这样，北刘庄三岗一洼的地形传说，不管是外乡人的胡诌白扯，或是村上精明人的自圆其说，还是被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

暴雨潇没注意花小尤的表情，继续讲着。

父亲受尽凌辱，哭嚎一声：“老天啊，你为何如此待我？”一头撞向身旁的石狮子，气绝身亡。

花小尤瞪大了眼睛，她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结局。

“父亲到掌灯时还没回来，娘着急了，让我出去找。在盛京街上，我听说有一个关里来的读书人已经被扔到乱葬岗子，我赶到时，父亲已经被野狗撕扯得没了人形。我气得发疯了，一把火把那黄带子家给烧了。”

花小尤用手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间不断地流出来。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啊！暴雨潇再说什么，她已经听不进去了。

暴雨潇一直看着外边，一点也没发现花小尤的变化，继续讲道：“我理了父亲，回到家跟娘告别，娘哭得昏死了几次，小妹那时还小，还不懂事，娘哭她也哭。我狠了狠心，给娘磕了个头，就离开了家。那黄带子家躲过一劫的大儿子，天天去衙门里闹，逼官府抓我为家人报仇。官府无奈，一根链子将娘和小妹锁进大牢，那家大儿子还是去闹，逼官府杀了娘和小妹，官府人惹不起这京城来的黄带子，只好把娘砍了头，尸体扔在城外。我得到信，去了城外，见有人埋伏，便没敢露头，眼见一群野狗把娘吃得骨头都没剩一块，我把头埋在土里，手把前胸抓得鲜血淋漓，我都没敢冲出去啊！”

花小尤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

暴雨潇停止了讲述，坐到花小尤身边，抚着她的肩膀说：“最初几年，我一想起爹娘的惨死，也忍不住放声大哭。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仇恨把眼泪也都烧干了。好啦，别哭了，都是过去的事了。”

花小尤突然抬起头，哭着说：“你过去了，我能过得去吗？你为了报仇，放了一把火，你知道烧死的是谁吗？是我的阿玛，我的额娘，我的六个哥哥，我的全家啊！”

暴雨潇愣住了：“你说什么？你阿玛？你额娘？”

花小尤眼里喷出怒火：“抓你父亲回来的是我叔叔，我们家早已跟他分家单过，他做啥我们从来不听，也从来不知道。你为什么下这毒手，把我们全家都烧死啊！我七哥，跟我最好的七哥，和五哥六哥，炕都没下就

被烧死了。我阿玛六十多岁的人了，正生着病，下炕就往外爬，爬到门口，门口已经都是火，他还是往外爬，被火烧死了……只剩了半个身子啊！”

暴雨潇完全不知所措了，花小尤的家人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放火烧死了她一家人，那个天天去官府里闹，逼着官府杀死娘的人一定就是于自己有恩的于家了！暴雨潇觉得脑袋都大了。

花小尤哭得更厉害了：“我额娘身子早就瘫了，看着火上房了，一动也不能动。我二哥三哥四哥本来已经跑出来，为了救额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火里，都被熏死了，烧死了，我们家，连我两个叔叔家，一共二十口人，就都被烧死了，烧得谁是谁都认不出来了啊！”

花小尤抹了一把眼泪，又说：“我和大哥看戏回来，一见家里被烧成这个样子，大哥当时就背过去气，我哭喊着额娘，阿玛，却认不出哪个是额娘，哪个是阿玛，我当时就发了誓，抓住那个放火的人，一定把他碎尸万段！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狠毒的人就是你，他怎么就是你呢！我怎么是你呢呀！”

花小尤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跑出门，在院里喊了一声：“林同举，我恨你！恨死你了！”

在院门口，花小尤与一个人几乎撞个满怀，她也没看是谁，侧身跑出门。

来人是洪顺嫂，没剩一块，我把头埋在土里，手把前胸抓得鲜血淋漓，我都没敢冲出去啊！”

暴雨潇只是点点头，便又向外跑去。

洪顺嫂在后边又问一句：“你有个妹妹叫林巧莲？”

暴雨潇一听此话，站住了，回过身：“你认识巧莲？她在哪？”

洪顺嫂话没出口，却放出了悲声。

暴雨潇急了，一把抓住洪顺嫂的胳膊，说：“告诉我，她在哪？啊，她在哪？”

洪顺嫂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她，她就是你嫁到关老爷家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听见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你说什么？你大声点。”

洪顺嫂又重复一遍：“她就是你从窑子里买来，又嫁到关家去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愣住了：“你说什么？你阿玛？你额娘？”

花小尤眼里喷出怒火：“抓你父亲回来的是我叔叔，我们家早已跟他分家单过，他做啥我们从来不听，也从来不知道。你为什么下这毒手，把我们全家都烧死啊！我七哥，跟我最好的七哥，和五哥六哥，炕都没下就

被烧死了。我阿玛六十多岁的人了，正生着病，下炕就往外爬，爬到门口，门口已经都是火，他还是往外爬，被火烧死了……只剩了半个身子啊！”

暴雨潇完全不知所措了，花小尤的家人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放火烧死了她一家人，那个天天去官府里闹，逼着官府杀死娘的人一定就是于自己有恩的于家了！暴雨潇觉得脑袋都大了。

花小尤哭得更厉害了：“我额娘身子早就瘫了，看着火上房了，一动也不能动。我二哥三哥四哥本来已经跑出来，为了救额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火里，都被熏死了，烧死了，我们家，连我两个叔叔家，一共二十口人，就都被烧死了，烧得谁是谁都认不出来了啊！”

花小尤抹了一把眼泪，又说：“我和大哥看戏回来，一见家里被烧成这个样子，大哥当时就背过去气，我哭喊着额娘，阿玛，却认不出哪个是额娘，哪个是阿玛，我当时就发了誓，抓住那个放火的人，一定把他碎尸万段！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狠毒的人就是你，他怎么就是你呢！我怎么是你呢呀！”

花小尤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跑出门，在院里喊了一声：“林同举，我恨你！恨死你了！”

在院门口，花小尤与一个人几乎撞个满怀，她也没看是谁，侧身跑出门。

来人是洪顺嫂，没剩一块，我把头埋在土里，手把前胸抓得鲜血淋漓，我都没敢冲出去啊！”

暴雨潇只是点点头，便又向外跑去。

洪顺嫂在后边又问一句：“你有个妹妹叫林巧莲？”

暴雨潇一听此话，站住了，回过身：“你认识巧莲？她在哪？”

洪顺嫂话没出口，却放出了悲声。

暴雨潇急了，一把抓住洪顺嫂的胳膊，说：“告诉我，她在哪？啊，她在哪？”

洪顺嫂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她，她就是你嫁到关老爷家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听见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你说什么？你大声点。”

洪顺嫂又重复一遍：“她就是你从窑子里买来，又嫁到关家去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愣住了：“你说什么？你阿玛？你额娘？”

花小尤眼里喷出怒火：“抓你父亲回来的是我叔叔，我们家早已跟他分家单过，他做啥我们从来不听，也从来不知道。你为什么下这毒手，把我们全家都烧死啊！我七哥，跟我最好的七哥，和五哥六哥，炕都没下就

被烧死了。我阿玛六十多岁的人了，正生着病，下炕就往外爬，爬到门口，门口已经都是火，他还是往外爬，被火烧死了……只剩了半个身子啊！”

暴雨潇完全不知所措了，花小尤的家人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放火烧死了她一家人，那个天天去官府里闹，逼着官府杀死娘的人一定就是于自己有恩的于家了！暴雨潇觉得脑袋都大了。

花小尤哭得更厉害了：“我额娘身子早就瘫了，看着火上房了，一动也不能动。我二哥三哥四哥本来已经跑出来，为了救额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火里，都被熏死了，烧死了，我们家，连我两个叔叔家，一共二十口人，就都被烧死了，烧得谁是谁都认不出来了啊！”

花小尤抹了一把眼泪，又说：“我和大哥看戏回来，一见家里被烧成这个样子，大哥当时就背过去气，我哭喊着额娘，阿玛，却认不出哪个是额娘，哪个是阿玛，我当时就发了誓，抓住那个放火的人，一定把他碎尸万段！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狠毒的人就是你，他怎么就是你呢！我怎么是你呢呀！”

花小尤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跑出门，在院里喊了一声：“林同举，我恨你！恨死你了！”

在院门口，花小尤与一个人几乎撞个满怀，她也没看是谁，侧身跑出门。

来人是洪顺嫂，没剩一块，我把头埋在土里，手把前胸抓得鲜血淋漓，我都没敢冲出去啊！”

暴雨潇只是点点头，便又向外跑去。

洪顺嫂在后边又问一句：“你有个妹妹叫林巧莲？”

暴雨潇一听此话，站住了，回过身：“你认识巧莲？她在哪？”

洪顺嫂话没出口，却放出了悲声。

暴雨潇急了，一把抓住洪顺嫂的胳膊，说：“告诉我，她在哪？啊，她在哪？”

洪顺嫂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她，她就是你嫁到关老爷家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听见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你说什么？你大声点。”

洪顺嫂又重复一遍：“她就是你从窑子里买来，又嫁到关家去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愣住了：“你说什么？你阿玛？你额娘？”

花小尤眼里喷出怒火：“抓你父亲回来的是我叔叔，我们家早已跟他分家单过，他做啥我们从来不听，也从来不知道。你为什么下这毒手，把我们全家都烧死啊！我七哥，跟我最好的七哥，和五哥六哥，炕都没下就

被烧死了。我阿玛六十多岁的人了，正生着病，下炕就往外爬，爬到门口，门口已经都是火，他还是往外爬，被火烧死了……只剩了半个身子啊！”

暴雨潇完全不知所措了，花小尤的家人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放火烧死了她一家人，那个天天去官府里闹，逼着官府杀死娘的人一定就是于自己有恩的于家了！暴雨潇觉得脑袋都大了。

花小尤哭得更厉害了：“我额娘身子早就瘫了，看着火上房了，一动也不能动。我二哥三哥四哥本来已经跑出来，为了救额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火里，都被熏死了，烧死了，我们家，连我两个叔叔家，一共二十口人，就都被烧死了，烧得谁是谁都认不出来了啊！”

花小尤抹了一把眼泪，又说：“我和大哥看戏回来，一见家里被烧成这个样子，大哥当时就背过去气，我哭喊着额娘，阿玛，却认不出哪个是额娘，哪个是阿玛，我当时就发了誓，抓住那个放火的人，一定把他碎尸万段！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狠毒的人就是你，他怎么就是你呢！我怎么是你呢呀！”

花小尤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跑出门，在院里喊了一声：“林同举，我恨你！恨死你了！”

在院门口，花小尤与一个人几乎撞个满怀，她也没看是谁，侧身跑出门。

来人是洪顺嫂，没剩一块，我把头埋在土里，手把前胸抓得鲜血淋漓，我都没敢冲出去啊！”

暴雨潇只是点点头，便又向外跑去。

洪顺嫂在后边又问一句：“你有个妹妹叫林巧莲？”

暴雨潇一听此话，站住了，回过身：“你认识巧莲？她在哪？”

洪顺嫂话没出口，却放出了悲声。

暴雨潇急了，一把抓住洪顺嫂的胳膊，说：“告诉我，她在哪？啊，她在哪？”

洪顺嫂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她，她就是你嫁到关老爷家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听见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你说什么？你大声点。”

洪顺嫂又重复一遍：“她就是你从窑子里买来，又嫁到关家去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愣住了：“你说什么？你阿玛？你额娘？”

花小尤眼里喷出怒火：“抓你父亲回来的是我叔叔，我们家早已跟他分家单过，他做啥我们从来不听，也从来不知道。你为什么下这毒手，把我们全家都烧死啊！我七哥，跟我最好的七哥，和五哥六哥，炕都没下就

被烧死了。我阿玛六十多岁的人了，正生着病，下炕就往外爬，爬到门口，门口已经都是火，他还是往外爬，被火烧死了……只剩了半个身子啊！”

暴雨潇完全不知所措了，花小尤的家人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放火烧死了她一家人，那个天天去官府里闹，逼着官府杀死娘的人一定就是于自己有恩的于家了！暴雨潇觉得脑袋都大了。

花小尤哭得更厉害了：“我额娘身子早就瘫了，看着火上房了，一动也不能动。我二哥三哥四哥本来已经跑出来，为了救额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火里，都被熏死了，烧死了，我们家，连我两个叔叔家，一共二十口人，就都被烧死了，烧得谁是谁都认不出来了啊！”

花小尤抹了一把眼泪，又说：“我和大哥看戏回来，一见家里被烧成这个样子，大哥当时就背过去气，我哭喊着额娘，阿玛，却认不出哪个是额娘，哪个是阿玛，我当时就发了誓，抓住那个放火的人，一定把他碎尸万段！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狠毒的人就是你，他怎么就是你呢！我怎么是你呢呀！”

花小尤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跑出门，在院里喊了一声：“林同举，我恨你！恨死你了！”

在院门口，花小尤与一个人几乎撞个满怀，她也没看是谁，侧身跑出门。

来人是洪顺嫂，没剩一块，我把头埋在土里，手把前胸抓得鲜血淋漓，我都没敢冲出去啊！”

暴雨潇只是点点头，便又向外跑去。

洪顺嫂在后边又问一句：“你有个妹妹叫林巧莲？”

暴雨潇一听此话，站住了，回过身：“你认识巧莲？她在哪？”

洪顺嫂话没出口，却放出了悲声。

暴雨潇急了，一把抓住洪顺嫂的胳膊，说：“告诉我，她在哪？啊，她在哪？”

洪顺嫂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她，她就是你嫁到关老爷家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听见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你说什么？你大声点。”

洪顺嫂又重复一遍：“她就是你从窑子里买来，又嫁到关家去的那个女人啊！”

暴雨潇愣住了：“你说什么？你阿玛？你额娘？”

花小尤眼里喷出怒火：“抓你父亲回来的是我叔叔，我们家早已跟他分家单过，他做啥我们从来不听，也从来不知道。你为什么下这毒手，把我们全家都烧死啊！我七哥，跟我最好的七哥，和五哥六哥，炕都没下就